# 古今治平畧

# 古今治平畧卷之十九

豫章　弟　美父訂

仁和門人何　介石公父較

## 薦辟篇

### 三代薦辟

古之道上延乎下下信乎上上下洽通而薦能之功行焉故天子得宜爲天子者薦之于天諸侯得宜爲諸侯者薦之于王大夫得宜爲大夫者薦之于君士

得宜爲士者薦之于有司而至其尊德樂道之士則不難以玄纁玉帛起諸畎畝而加之大位是故自虞廷疇咨庸命而師錫有鯀若采俾乂而僉日伯禹此薦舉之始也自商湯三聘及于莘野武丁形求抜于傅巖此徵聘之始也洎及成周雖以學校養士以俊秀升才而推薦之道不少偏廢是故周公之爲相也布衣之士所贄而師者十人所友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教士者千人官朝者萬人其急于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一

沐三握其髮猶恐失天下之士當是時天下之賢才皆已舉用姦邪讒佞欺罔之徒皆已除去四海皆已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皆已賓貢天災時變昆虫草木之妖皆已銷忘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皆已修理風俗皆已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沾被者皆已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而周公以聖人之才憑叔父之親其所輔理成化之功又盡章章如是其所求進見之士豈復有賢于周公者哉不惟不賢于周公而已豈復有

賢于時百執事者哉豈復有所謀議能補于周公之化者哉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目有所不聞見思慮有所未及以負成王託周公之意不得于天下之心如周公之心設使其時輔理成化之功未盡章章如是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之親則將不暇食與沐矣豈徒吐哺握髮之勤而止哉惟其如是故于今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衰是故賢者善人以人中人以事不肖者以財得十良馬不若得一伯樂得十良劍不若得一歐冶得地千里不若得

一聖人舜得臯陶而舜授之湯得伊尹而有夏民文
王得呂望而服殷商夫得聖人豈有理數哉降及春
秋此風不替齊桓公自莒反于齊使鮑叔牙爲宰鮑
叔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君有加惠于其臣使臣不凍
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則非臣之所能也其
唯管夷吾乎臣之所不如夷吾者五寬惠愛民臣不
如也治國不失秉臣不如也忠信可結于諸矦臣不
如也制禮義可法于四方臣不如也介冑執枹立于
軍使百姓皆加勇臣不如也夫管仲民之父母也將

欲治其子不可棄其父母公曰管夷吾親射寡人中鉤殆于死今乃用之可乎鮑叔曰彼爲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其爲君亦猶是也桓公不聽强相鮑叔固辭讓而止于是乎使人告魯曰管夷吾寡人之讐也願得之而親加手焉魯君許諾乃使吏鞹其拲膠其目盛之以鴟夷置之車中至齊境桓公使人以朝車迎之祓以爟火釁以犧猳焉生與之如國命有司除廟筵几而薦之曰自孤之聞夷吾之言也目益明耳益聰孤弗敢專敢以告于先君因顧而命管子曰

夷吾佐子管仲還走再拜稽首受令而出管子治齊國舉事有功桓公必先賞鮑叔曰使齊國得管子鮑叔也桓公可謂知行賞矣晉文公問于舅犯誰可使爲西河守者對曰虞子羔曰子羔非汝之仇歟曰君問爲守者非問臣之仇也子羔見舅犯謝之曰君幸赦臣之過薦之于君得爲西河守舅犯曰薦子者公也吾不以私事害公義子其去矣顧吾射子矣秦穆公使賈人載鹽徵諸賈人賈人買百里奚以五羖羊之皮使將車之秦秦穆公觀鹽見百里奚牛肥曰任

重道遠以險而牛何以肥也對曰臣飲食以時使之不以暴有險先後之以身是以肥也穆公知其君子也令有司具沐浴為衣冠與坐公大悅異日與公孫支論政公孫支大不寧曰君耳目聰明思慮審察君其得聖人乎公曰然吾悅夫奚之言彼類聖人也公孫支遂歸取鴈以賀曰君得社稷之聖臣敢賀社稷之福公不辭再拜而受明日公孫支乃致上卿以讓百里奚曰秦國處僻民陋以愚無知危亡之本也臣自知不足以處其上請以讓之公不許公孫支曰君

不用賓祥而得社稷之聖臣君之祿也臣見賢而讓之者臣之祿也今君既得其祿矣而使臣失祿可乎請終致之公不許公孫支曰臣不肖而處上位是君失倫也不肖失倫臣之過也進賢而退不肖君之明也今臣處位是廢君之德而逆臣之行也臣將逃公乃受故百里奚爲上卿以制之公孫支爲次卿以佐之也楚令尹虞丘子復于莊王曰臣爲尹十年矣國不加治獄訟不息處士不升淫亂不討久踐高位妨群賢路臣之罪當稽于理竊選國俊下里之士曰孫叔

敖秀羸多能其性無欲君舉而授之政則國可使治而士民可使附莊王曰子輔寡人寡人得以長于中國令行于絕域遂伯諸侯非子如何虞丘子曰久固祿位者貪也不進賢達能者誣也不讓以位者不廉也臣願辭莊王從之賜虞丘子采地三百以孫叔敖爲令尹少焉虞丘子家干法孫叔敖執而戮之虞丘子喜而入見于王曰敖果可使持國政也奉法而不黨施刑而不軌可謂公矣莊王曰夫子之賜也巳晉平公問于祁黃羊曰南陽無令其奚可而爲之祁黃

羊對曰解狐可。平公曰解狐非子之讐耶。對曰君問
可非問臣之讐也。平公曰善。遂用之。國人稱善焉。居
有間。平公又問祁黃羊曰。國無尉。其誰可而爲之。對
曰午可。平公曰午非子之子耶。對曰君問可非問臣
之子也。平公曰善。又遂用之。國人稱善焉。孔子聞之
曰善哉。祁黃羊之論也。外舉不避讐。內舉不避子。祁
黃羊可謂公矣。時趙文子爲政。文子其中退然如不
勝衣。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口。其所舉于晉國管庫
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晉項公

時魏獻子爲政分祁氏之田以爲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爲三縣司馬彌牟爲鄔大夫賈辛爲祁大夫司馬烏爲平陵大夫魏戊爲梗陽大夫知徐吾爲塗水大夫韓固爲馬首大夫孟丙爲孟大夫樂霄爲銅鞮大夫趙朝爲平陽大夫僚安爲楊氏大夫謂賈辛司馬烏爲有力于王室故舉之謂知徐吾趙胡韓固魏戊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其四人者皆受縣而後見于魏子以賢舉也魏子謂成鱄曰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爲黨乎對曰何也戊之爲人也遠不忘君

近不偪寵、居利思義、有約思純、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詩曰、唯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子孫、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

事無憾故襲天祿子孫賴之主之舉也近文德矣所
及其遠哉賈辛將適其縣見于魏子魏子曰辛來昔
叔向適鄭鬷蔑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
于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此必鬷明也
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
不笑御以如皋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
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
不颺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已也如是遂
如故知今女有力于王室吾是以舉女行乎敬之哉

毋墮乃力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爲義曰近不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爲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于晉國乎及趙簡子時解狐與荆伯柳爲怨趙簡子問于解狐曰孰可以爲上黨守對曰荆伯柳可趙簡子曰非子之讐乎對曰臣聞忠臣舉賢不避仇讐是皆以薦舉爲重而無公私之見者矣迨于戰國魏文侯且置相召李克而問焉曰寡人將置相置于季成子與翟觸我孰置而可李克曰臣聞之賤不

諫貴外不諫內疏不諫親臣者疏賤不敢聞命文侯
曰此國事也願與先生臨事而勿辭李克曰君不察
故也可知矣貴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貧視其所不
取窮視其所不為由此觀之可知矣文侯曰先生出
矣寡人之相定矣李克出過翟黃翟黃曰吾聞君問
相與先生未知果孰為相李克曰季成子為相翟黃
作色不悅曰觸失望于先生李克曰子何遽失望于
我我于子之君也豈與我比周而求大官哉君問相
于我臣對曰君不察故也貴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

貧視其所不取窮視其所不為由此觀之可知也翟

日出寡人之相定矣以是知季成子為相翟黄不說

曰觸何遽不為相乎西河之守觸所任也計事內史

觸所任也王欲攻中山吾進樂羊無使治之臣吾進

先生無使傅其子吾進屈侯附觸何負于季成季克

曰不如季成子季成子食采千鍾什九居外一居中

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彼其所舉人主之

師也子之所舉人臣之才也翟黄逡然而慚曰觸失

對于先生言未卒而左右言季成子立為相矣于是

翟黃內懃不出三月齊威王之將成侯卿善舉士王
嘗遊于瑤臺鄒來奏事從車羅綺甚衆王望之謂左
右曰來者何爲者也左右曰成侯卿也王曰國至貧
也何出之盛也左右曰與人者有以貴之也受人者
有以易之也王試問其說及至王以所言問之對曰
忌舉田居子爲西河而秦梁弱忌舉田解子爲南城
而楚人抱羅綺而朝忌舉黔涿子爲冥州而燕人給
牲趙人給盛忌舉田種首子爲卽墨而于齊足究忌
舉北郭刁勃子爲大士而九族益親民益富舉此數

良人者王枕而臥耳何患國之貧哉後宣王時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于宣王王曰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衆乎淳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比居獸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柴胡桔梗于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及之睪黍梁父之陰則郄車而載耳夫物各有疇今髡賢者之疇也王求士于髡若挹水于河而取火于燧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久之蘇代爲燕說齊未見齊王先說淳于髡曰人有

賣駿馬者比三旦立市人莫之知往見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旦立于市人莫與言之還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費伯樂乃還而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焉非昨為駑駘今成駃騠也由人莫之賞未有為之顧盼者也今臣欲以駿馬見于王莫為臣先後者足下有意為臣伯樂乎臣請獻白璧一雙黃金千鎰以為臣食淳于髡曰謹聞命矣乃人言之王而見之齊王大悅蘇子嗟夫火以吹爇生鏡以瑩拂成鑑火不吹則無外耀之光鏡不瑩則

廚內影之照故吹成火之光瑩為鏡之華榔下惡不遇仲尼則貞潔之行不顯未免于三黜之臣無恥之人也季布不遇曹丘則百金之諾不揚未離于凡虜無羞之士也二子所以德洽于當時而聲流于萬代者聖賢吹瑩也夫樟木盤根鉤枝癭節蠹皮輪節擁腫則衆眼不顧匠者採焉製爲殿堂塗以丹漆畫爲黼藻則百辟卿士莫不顧盼仰視木性猶是也而昔賤今貴者良工爲之容也荆璞之珠夜光之璧藨之侯王必藏之以玉匣緘之以金縢若闇以投人則莫

不相盼以愕拔劍而怒何者爲無因而至也且嵏極之山非一石所成凌雲之榭非一木所構狐白之裘非一腋之毳宇宙之宅非一賢所治是以古之人君必招賢搜隱人臣則獻士舉知唐昇二八流睢睢之風周保十亂播濟濟之詠仲尼在衛趙鞅折謀干木處魏秦人罷兵宮奇未亡獻公不侵子玉猶存文公側坐以此而言則立政致治折衝厭難者衆賢之效也夫連城之璧瘞影荆山夜光之珠潛耀鬱浦玉無翼而飛珠無脛而行揚羨于章華之臺炫燿于綺羅

之堂者、蓋人君之舉也、賢士有隱而不肯至、窮處于幽岫、嵒質于柴華者、蓋人不能自薦、未有爲之舉也、昔子貢問于孔子曰、誰爲大賢乎、子曰、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子貢曰、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汝問進賢爲賢耶、用力爲賢耶、對曰、進賢爲賢、子曰、鮑叔薦管仲、子皮薦子產、未聞二子有所舉也、進賢爲美。。逾身之賢、矧復抑賢者乎、故禽默碎首以明百里、北郭刎頸以申晏嬰、所以致命而不辭者、爲國薦士、滅身無悔、忠之至也、德之難也、臧文仲不進展禽、仲尼

謂之竊位虞丘不薦叔敖樊姬貶爲不肖斯前識之

良規後代之明鏡矣

## 兩漢薦辟 三國六朝附

漢初薦士無定法宰相列侯皆得薦舉初韓信入漢漢王以爲治粟都尉上未之奇也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上不我用亦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且怒且喜罵曰若亡何也何曰臣非敢亡追亡者耳上曰所追者誰也曰韓信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至如信國士無雙王必欲

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
者顧王策安決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
乎何曰王計必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信必亡
耳王曰吾爲公以爲將何曰雖爲將信不留王曰以
爲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
無禮今拜大將如召小兒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
拜之擇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王許之諸將皆喜
人人各自以爲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
已拜卒用其策取三秦還定天下由蕭何薦之力也

陳平入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召入賜食畢王曰罷就舍矣平曰臣爲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於是漢王與語而說之問曰子居楚何官平曰爲都尉使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讙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高下而即與共載使監護長者漢王聞之愈益幸平遂與東伐項王至彭城爲楚所敗引師而還收散兵至滎陽以平爲亞將終灌等或讒平曰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聞平居家時盜其嫂事魏不容亡而歸楚歸楚不中又亡歸漢今大王尊官

之令護軍臣聞平受諸將軍金金多者得善處金少
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王疑之以讓
魏無知對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
尾生孝巳之行而無益于勝敗之數陛下何暇用之
乎今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
家否耳盜嫂受金又安足疑乎王乃大用平卒定漢
業謀爲多後論功封爲戶牖侯平辭曰此非臣之功
也上曰吾用先生謀戰勝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
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乃復賞魏

無知先是蕭何微時與曹參友善及爲相微有隙何病惠帝親自臨視因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者對曰知臣莫如主帝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何死不恨矣參聞何病告舍人趣治行吾且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爲相舉事無變更一遵何之約束他如張孟則灌嬰薦之賈誼則河南吳公薦之魏尚則馮唐薦之孟舒則田叔薦之故能將相得人中外稱治平焉武帝初年除吏之權盡出宰相又有繆舉之罰竇嬰田蚡推轂趙綰爲御史大夫王臧爲郎中

令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人主武帝嘗謂蚡曰君除吏完未吾亦欲除吏何如嗣是帝欲陰殺其權恐不如其人可用遂置侍中爲加官除宰相外皆帶之朝夕在側以薦導人物嚴助侍中則薦朱買臣衛青侍中則薦主父偃楊得意侍中則薦司馬相如漢之得人于斯爲盛時公孫弘起徒步數年爲相于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曰致賢館以待大賢次曰翹材館以待大材次曰接士館以待國士其有德任毗贊佐理陰陽者處致賓之館其有材堪九列以

將軍中二千石者居翹材之館其一行之士一方之
藝者居接士之館躬自菲薄所有俸祿皆以給之又
鄭當時字莊爲大司農當時大司吏戒門下客至亡
貴賤亡留門下者性廉又不治產卬奉賜給諸公然
其餽遺不過其器食每朝候上間未嘗不言天下長
者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吏皆有味乎其言也未嘗名
吏與官屬言若恐傷之聞人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
山東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而韓安國者爲人多大
畧所推舉皆賢于已者于梁舉壺遂臧固至他皆天

下名士士亦以此稱之惟天子以為國器焉嗣張安世韓增皆引薦多得其人安世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大恨以為舉賢達能豈有私謝耶大抵當時除縣令以上赴尚書調選其餘郡縣之屬吏至于公府之掾曹各自辟于其長其諸侯王國自內史以下亦皆得以自除是以朝廷無銓選之勞官府有薦賢之實賢否勤惰各察其所屬之長而黜陟之故幹佐曹吏拔于州縣者然後為五府所辟五府與掾曹然後為朝廷所用推而至于公卿之尊初未始有限也故何武

以大司空府飽宜爲佐曹掾史高領尚書而辟匡

爲議曹吏此曹掾之辟于公府者也周景以刺史而

辟陳蕃爲別駕王渙以方城令而辟仇覽爲主簿此

僚屬之辟於郡縣者也至若河南守舉薦賈詡益州

守舉王褒是郡守薦士也四府舉辛湯五府舉良會

宗是公府薦士也縣勝之以直指薦雋不疑閣崇以

執金吾薦龔勝何其薦士之寬也然至嚴延年獄舉

吏贓不入已猶坐貶秩何武舉方正者盤辟失禮有

司以爲詭舉武坐虛僞左遷蓋漢薦舉之路雖廣而

同坐之法則嚴是以累多得人職此之故後漢光武初部三公至州牧歲舉茂才孝廉郡國守相未滿歲不得察舉則薦舉漸有法矣是故如伏湛之鬚髮厲志白首不衰智畧謀慮朝之淵藪則杜詩薦之謝夷吾之奉法作政有周召之風居儉履約紹公儀之操德量績謀等于管晏剛弘道與倫乎京史則節五倫薦之龐參之勇謀不測有魏尚之風劉愷之道德博備為百僚景式則樊準陳忠薦之黃瓊之耽道樂術清亮自然李固之素白忠貞卓冠古人則郎顗薦之

聰叡之心通性達見本知義足以決疑管分檢析參合皇甫規之仗節咸行御衆志死武勞則漢室干城文德則皇德心孵則蔡邕為之是皆其卓然者至其言曰剡舟剡楫將欲濟江海也聘賢選佐將以安天下也昔唐堯在上羣龍為用文武創德周召作傅故唐虞以師師咸熙成周以濟濟為寧區區之楚猶用賢臣為寶衛多君子季札知其不危由此言之忠臣賢士國家之元龜社稷之貞固也昔孝文愠匈奴之事思李牧于前代孝宣忿奸邪之不散舉張敞于亡

命是故以一人之身折方面之難者選用得也且賢者出處翔而後集肎以德進則其脩不苟然後使君子恥貧賤而樂富貴矣若有德不報有言不酬來無所樂進無所趨則皆懷歸藪澤修其故志矣夫求賢者上以承天下以爲人不用之則逆天統違人望逆天統則災眚降違人望則化不行災眚降則下呼嗟化不行則君道虧豈可不剛健篤實矜矜慄慄以守天功盛德大業乎且夫有出倫之才不應限以位次階級名位亦宜超然若復循常而進非所以章瓌瑋

之高價彤知人之絕明也至若虞翻之薦左雄左雄之薦周舉杜喬之薦荀淑皆極一時之選而左雄薦周舉爲尚書也後雄爲司隸校尉舉馮直任將帥直常坐委任受罪舉以此劾奏雄雄曰詔書使選武猛不使選清高舉曰詔書使君選武猛不使君選貪汚也雄曰選君適所以自伐也舉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爲司馬而厥戮其僕宣子謂諸大夫曰可賀我矣今君不以舉之不才誤升諸朝不敢阿君以爲君羞不寤君之意與宣子殊也雄悅謝曰是吾過也天下益

以此賢之時王龔政崇溫和植才愛士引進郡人黃憲陳蕃等憲雖不屈蕃遂就吏蕃性氣高明及到龔不即召見之乃留記謝病去龔怒使除其錄功曹袁閬請見言曰聞之傳曰人臣不見察于君不敢立于朝蕃既以賢見引不宜退以非禮龔改容謝曰是吾過也乃復厚遇待之由是後進知名之士莫不歸心焉蓋好通及善明發升薦仁人之情也夫士進則世收其器賢用則人獻其能能獻既已厚其功器收亦理兼天下其利甚博而人莫之先豈同折枝于長者

以不爲爲難乎昔柳下惠見抑于臧文岸于長受稱于方進然則立德者以幽陋好遺顯登者以貴塗易引故晨門有抱關之夫柱下無朱文之軫也蓋是時雖行薦舉尤重聘召自光武以安車玄纁聘故人嚴子陵于富春澤中至而不屈卒遂其高天下嚮想望其風采至順帝時又備玄纁玉帛以聘南陽樊英天子降寢殿設壇席尚書奉引延問失得待登賢之舉虛降已之禮于是處士鄙生忘其拘儒拂巾衽褐以企旌車之招矣後延熹中處士豫章徐稺彭城姜

肱汝南袁閎京兆韋著潁川李曇俱德行純備高尚不應公府之辟尚書陳蕃胡廣等上疏薦之桓帝乃以玄纁安車備禮聘之並不至帝因問蕃曰若輩孰爲後先蕃對曰閎生出公族聞道漸訓所謂不扶自直不鏤自雕至于稺者原自江南卑薄之域而角立傑出宜當爲先雖然方其初徵之時朝廷待若神明至竟無他與三國時諸葛亮治蜀尤集思廣益時犍爲太守李嚴辟楊洪爲功曹嚴未去犍爲而洪已爲蜀郡洪舉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策洪尚在蜀郡而祗

已爲廣漢太守是以西土咸服謂其能盡時人之器用焉晉武帝時羊祜所進人皆不知所由常曰拜官公朝謝恩私門吾所不取也且薦杜預自代卒成平吳之功其後權浸不移勢位之家更相薦訖有如互市惟中興後孝武帝時朝廷方以秦寇爲憂詔求文武良將可以鎭禦北方者謝安以兄子玄應詔郗超聞之嘆曰安之明乃能違衆推親玄之才足以不負所舉衆咸以爲不然超曰吾嘗與玄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履屐間未嘗不得其任是以知之玄卒成

秦兵成功于淝水云。時庾亮爲屬桓彝覓一佳吏部，後彝去職，過輿縣，縣宰東海徐寧通朗博涉，彝遇之欣然，停留累日，結交而別。及至都，謂亮曰：爲卿得一吏部矣。亮問其所在，彝曰：人所應有而不必有，人所應無而不必無，徐寧眞海岱淸士。因爲薦之，即遷吏部，竟歷顯職。謝泌諫議居官不妄薦士，或薦一人，則焚香捧表，望闕再拜而遣之。所薦雖少，而無不顯者。泌知襄州日，張密學逸爲鄧城縣令，有善政。鄧城去襄城渡漢水纔十餘里，以暇日多乘小車從數吏渡

不入郢城界以觀風謠或載酒邀張野酌吟嘯終日而去其高逸樂善如此張亦其薦也謝朓好獎人才會稽孔闓粗有才筆未爲時所知孔珪嘗令草讓表以示朓朓嗟吟良久手自折簡寫之謂珪曰此子聲名未立應共獎成無惜齒牙餘論益鴻儒希有而文人比肩將相長吏安可不貴豈徒用其才力游文于牒牘哉所以末論力者同姓之伯賢舍而譽他族之孟未爲得也俗好高古而稱所聞前人之業菜菓甘甜後人新造蜜酪辛苦士生今世文章雖奇論者猶

謂稱于前人天稟元氣人受元精豈爲古今著差殺哉優者爲高明者爲上實事之人見然否之分者睹非却前退置于後見是推今進置于古則所謂心明智昭不惑于俗者矣。

唐代薦辟

唐太宗初爲秦王時府屬多外遷王患之房玄齡曰去者雖多不足吝杜如晦王佐之材也大王若終守藩節無所事如晦必欲經營四方舍如晦無可與共功者因表留幕府從征伐常參帷幄之謀後嘗令群臣舉賢封德彜久無所舉上詰之對曰非不盡心但于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長古之致治者豈借才于異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誣一世之人德彜慚而退荏平人馬周客遊長安舍于

中郎將常何之家會以旱求言何武人不學周代之陳便宜二十餘條上怪問之何對曰此臣家客馬周爲臣具草爾上即召見與語甚悅除監察御史以何爲知人賜絹三百匹又嘗謂房玄齡曰公爲僕射當助朕訪賢士比聞閱牒訟數百豈暇咨訪人才哉其愍于汲用如此高宗乾封中屢責侍臣以不進賢良宰相李安期進曰聖帝明王莫非勞于求賢逸于任使且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天下之廣豈無英彦但比來公卿有所薦引即遭囂謗以爲朋黨沉屈者未

偉而在位者巳損所以人思苟免競爲緘默若虛巳招納務于搜訪不忘親佐性能是用讒毀不入誰不竭誠此皆事由朝廷非臣等所能致也上深然之後

武后擅國欲延名譽以市天下人心任用特廣嘗信重狄仁傑謂之國老而不名一日問仁傑曰朕欲得一佳士用之誰可者仁傑曰未審陛下欲何所用之太后曰欲用爲將相仁傑對曰有荆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宰相材也太后擢柬之爲洛州司馬數日又問仁傑對曰前薦柬之尚未用也太后曰巳遷矣

對曰臣所薦者宰相非司馬也乃遷秋官侍郎久之卒用為相仁傑又嘗薦姚元崇桓彥範敬暉等數十人率為名臣或謂仁傑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為國非為私也時元行冲謂狄仁傑曰下之事上譬之富家儲積以自資也脯腊膎胰以供滋膳參朮芝桂以防疢疾門下充為味者多矣願以小人充備以藥石仁傑笑曰元君正吾藥籠中物不可一日無也婁師德性沉厚寬恕狄仁傑之入相也師德實薦之而仁傑不知意頗輕師德數短之于外太

后覺之嘗問仁傑曰師德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太后曰朕之知卿乃師德所薦也亦可謂知人矣仁傑出歎曰婁公盛德我爲其所包容久矣吾不得窺其際也是時羅織紛紜師德久爲將相獨能以功名終人以是重之及至德乾元以後天下戰討啓丐墳委故官賞繆紊永泰後稍稍平定而元載用事非賄謝不與官刻衆公路糾紀大壞載誅楊綰相未幾卒常衮當國懲其敝凡奏請一杜絕之惟文辭入第乃得進然無所甄異賢愚同滯焉及崔祐

甫為相則薦惟其人不自疑畏推至公以行未踰年除吏幾八百員莫不諳允帝嘗謂曰人言卿擬官多親舊何邪對曰陛下令臣進擬庶官夫進擬者必悉其才行如不與聞知何由得其實帝以為然德宗始任楊炎盧杞引樹私黨排斥忠良天下怨疾貞元後懲艾其失雖置宰相至除用庶官及覆參詰乃得下及陸贄秉政始請臺閣長官得自薦其屬有不職坐舉者帝初許之或言諸司所引皆親黨招賂遺無實才帝復詔宰相自擇贄奏言齊桓公問管仲害霸對

用得賢不能任害霸也任賢不能固害霸也固始而不終害霸也與賢人謀事而小人議之害霸也所謂小人者非恐懷險詖以覆邦家也蓋趨向狹足以沮議爲出衆自議爲不群趨小利昧遠圖效小信傷大道爾所謂臺省長官僕射尚書丞郎御史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擇輔相多出其中行貫不能頓殊也今乃謂不能進一二屬吏豈後位宰相則中擇天下材乎令擇宰相以重于庶品選長官以愈于下流及宰相獻言長吏薦士則又納橫議廢始謀是任以重者輕

其言待以輕者重其事也帝嘉之然卒停薦士詔憲宗謂宰相曰卿輩嘗爲朕惜官勿私之親故李絳曰崔祐甫有言非親非故不諳其才但問其才器與官相稱否若避親故之嫌使聖朝虧多士之美賢才有沉寘之嘆此乃偷安之臣非至公之道也苟所用非其人則朝廷自有典刑誰敢逃之上曰正如卿言李吉甫同平章事謂中書舍人裴垍曰吉甫流落江淮踰十五年一旦蒙恩至此思所以報德惟在進賢而朝廷後進吾所接識君有精鑒願悉爲我言之垍取

章疏三十餘人數月之間選用畧盡當時僉然稱吉甫爲得人及垍居學士引李絳崔群與同列相位又擢韋貫之裴度知制誥李夷簡御史中丞皆踵躡爲輔相號名臣焉久之京兆尹元義方媚事吐突承璀李絳惡其爲人出爲鄜坊觀察使義方入謝因言李絳私其同年許季同上詰絳曰人于同年固有情乎對曰同年乃四海九州之人偶同科第登科而後相識于情何有幸相職在量才授任若其人果才雖在兄弟子姪之中猶當用之況同年乎避嫌而棄才是

乃便身非狗公也上曰善按自隋時海內一命之官並出于朝廷州郡無復有辟署之事士之才智可效一官者苟非宿登仕版則雖見知于方鎮岳牧亦不能稍振拔之以收其用至唐則仕者多由科目矣然辟署亦時有之而其法亦不一有既爲王官而被辟者若張建封之辟許孟容李德裕之辟鄭畋白敏中之辟王鐸是也有登第未釋褐入仕而被辟者若董晉之辟韓退之是也有羅起隱逸之士者若烏重胤之于石洪溫造張搏之于陸龜蒙是也有特招智畧

之士者若裴度之于栢耆杜悰之于李[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謝隱逸智畧之士多起自白衣劉賁甫言唐有天下諸侯自辟幕府之士惟其才能不問所從來而朝廷常收其俊偉以補王官之缺是以號稱得人蓋必許其辟置則可破拘攣以得度外之士而士之偶見遺于科目者亦未嘗不可自效于幕府取人之道所以廣也後世雖有辟法然白衣不可辟有出身而未歷仕者不可辟其可辟者復拘以資格限以舉主蓋去古法愈遠而倜儻踸踔之士其不諧尺繩于科目受

羈焉于銓曹者少得以自遠矣

韓昌黎曰古之所謂公無私者其取舍進退無擇于親疎遠近惟其宜可焉其下之視上也亦惟其舉黜之當否不以親疎遠近疑乎上故上行志擇誼退乎其無憂于下也下克己慎行確乎其無惑于上也是故爲君不勞而爲臣甚易見一善焉可詳而舉也見一不善焉可明而去也及道之衰上下交疑于是舉仇舉子之事傳之載籍而稱忠見一善焉若親而近不敢舉也

見一不善焉若疢與遠不敢去也衆之所同好焉𡡾而黜之乃公也衆之所同惡焉激而舉之乃忠也于是乎有違心之行有拂志之言有內愧之名若然者俗所謂良有司也嗚呼今之君天下者不亦勞乎爲有司者不亦難乎向道者不亦勤乎是故端居而念焉非君人者之過也則日有司焉非有司之過也則日舉天下人焉又非舉天下人之過也葢其漸有因其本有根生于私一巳而謂人皆然其植之也固久其降

之也實難非百年必世不可得而用非知命不惑不可得而攻巳矣乎其終能復古乎

柳子厚曰大凡薦舉之道古人之所謂難者其難非苟一而巳矣知之難言之難聽信之難夫人有有之而耻言之者有有之而樂言之者有無之而工言之者有無之而不言似有之者有之而耻言之者上也雖舜猶難知之孔子亦曰失之子羽下斯而言知而不失者妄矣有之而言之者次也德如漢光武馮衍不用才如王景

畧以尹緯爲令史是皆終日號鳴而卒莫之省

無之而工言者賊也趙括得以代廉頗馬謖得

以惑孔明今之若此類者不乏于世將相大臣

開其言而必能辨之者亦妄矣無之而不言者

土木類也周仁以重臣爲二千石許靖以人譽

而致位三公近世尤好此類以爲長者最得薦

寵夫言朴愚無害者其于田野鄉閭爲匹夫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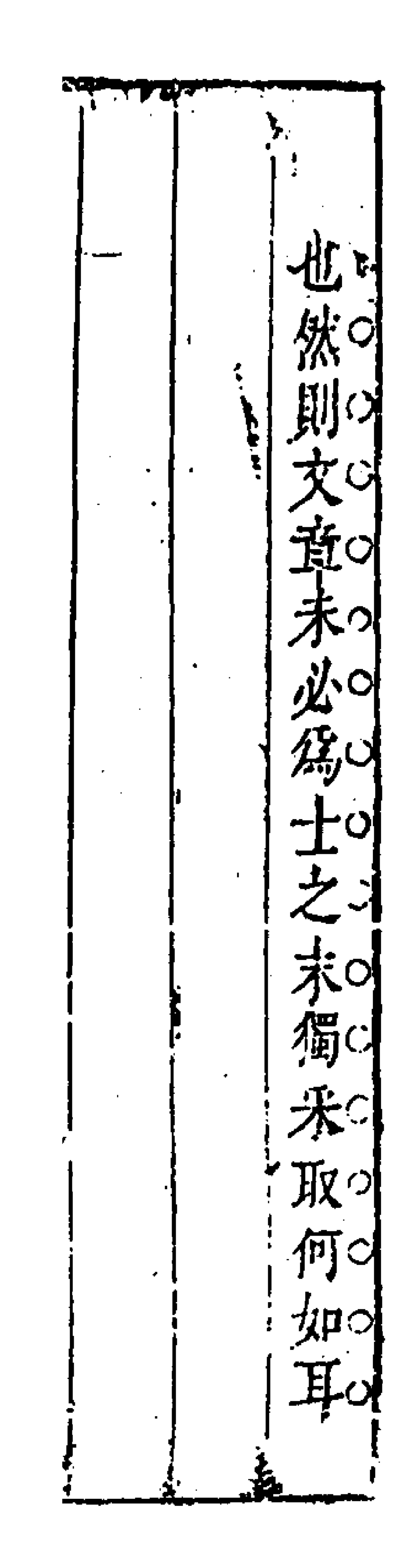
稱爲長者可也自抱關擊柝以往則必敬其事

其事愈上則及物者愈大何事無用之朴哉今

之言曰某子長者可以爲大官類非古之所謂長者也則必土木而已矣奉猝士揭木而致之巖廊之上業以紱冕翼以徒隸趨走其左右豈有補于萬民之勞苦哉聖人之道不益于世用凡以此也故曰知之難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訒孟子病未同而言然則彼來吾信而吾告之以士必有三間是將曰彼誠知士歟知文歟知而未重一間也又曰彼無乃私好歟交以利歟二間也又曰彼不足我而甚我哉茲咈吾事三間

也畏是而不言故曰言之難言而有是患故曰聽信之難雖明者爲能得其所以爲得其所以聽一不至則不可冀矣然而君子不以言聽之難而不務取士士理之本也若有司之不吾信吾知之不拾其必有信吾者矣苟知之雖無有司而士可以類則吾一旦操用人之柄其必有施矣故公卿之大臣莫若索士士不預備而熟講之卒然君有問焉宰相有咨焉有司有求焉其無所以應之則大臣之道闕矣今之世言士

者先文章文章士之末也然立言存乎其中郎末而操其本可十七八未易忽也自古文章之士莫如今今之後生爲文希屑焉者可得數人希王褒劉向之徒者又可得十人至陸機潘岳之比累累梱壑若皆爲之不已則文章之大盛古未有也後代乃可知之今之俗耳庸目無所取信傑然特異者乃見此耳天下方理平今之文士咸能先理理不一斷于古書先生直趨堯舜大道孔氏之志明而出之又古之所難有者



也然則文章未必爲士之末獨采取何如耳

古今治平略

卷十九

宋代薦[illegible]

[illegible]朝科目既設猶慮不能盡致天下之才或韜晦而不仕就者往往命州郡搜羅而公卿得以薦言若治平之黃君俞熙寧之王安國元豐則程頤元祐則陳師道元符則徐積皆卓然較著者也熙寧三年諸路搜訪行義爲鄉里推重者凡二十有九人至則館之太學而劉蒙以下二十二人試舍人院賜官有差亦足以見幽隱必達治世之盛也其後應詔者多失實而朝廷亦厭薄之高宗垂意遺逸首詔布衣譙定而

尹諄以處士入講筵其後束帛之聘若王忠民之忠節張志行之高尚劉勉之胡憲之力學則賜出身俾教授本郡或賜處士號以寵之所以振清節厲頹俗如徐庭筠之不出蘇雲卿之晦跡世尤稱焉寧宗慶元閒蔡元定以高明之資講明一代正學以尤袤楊萬里之薦召之固以疾辭竟以僞學貶死衆咸惜之理度以後國勢日迫賢者肥遯迄無聞焉至其薦舉之制初上自侍從大臣下至常參官又下至部使者郡守又下而至監當知縣之爲陞朝官者皆得以薦

舉其路至廣也有歲舉有御禮舉有一人而歲舉數十人者有不限之以數者其爲員至寬也侍從舉四員而本道轉運使副所舉或一二員皆得以引對磨勘其爲法至畧也不至有繆舉之患自天禧罷監當朝臣舉官之制至寶元康定又罷常參薦舉治平御史知雜以上又罷薦舉至熙寧又併監郡舉官罷之而路始狹矣仁宗康定雖詔定內外臣僚薦舉之數而諸路薦舉屬之監司其不限之以數猶故也其後皇祐懲張易濫舉之弊又併部使者舉員差定之而

員始拘矣增四考為六考增舉者四人為伍人所累益密矣尤以選人選官為重引對之際予奪抑揚不專于有司之法陳琪用薦者十餘人如其為龍籍之婿則抑之胡宗尭用薦者十餘人如其為胡宿之子則抑之李師賜用薦者三十餘人如其為王德用之姻則抑之且曰朕設保舉以寵天下士今但勢要者得孤寒之士何由而進哉其時之大臣公于薦舉則亦有可言者初趙中書令普嘗薦一人太祖不用明日復奏又不用明日又以其人奏太祖怒碎裂奏牘

擲地普跪而拾之他日補綴舊紙復奏如初又有羣
臣當遷官太祖惡不與普堅以爲請太祖怒曰朕固
不與卿若之何普曰刑賞天下之公陛下豈得以喜
怒專之必得俞允乃退太宗時呂文穆公蒙正爲相
夾袋中有冊子四方人替能謁見必問其有何人才
客去隨即疏之悉分門類或有一人而數人稱之者
必賢也朝廷求賢取之囊中故公爲相文武百官各
稱職者以此後致政居洛眞宗祀汾陰過洛蒙正尚
能迎謁至回鑾已病帝幸其宅問曰卿諸子孰可用

對曰臣諸子皆豚犬不可用有任吏簡任潁川推官宰相才也帝記其語遂大用之王公旦爲相于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實苟賢且材矣必久其官而衆以爲宜其職然後遷其所薦引人未嘗知冦準爲樞密使當罷使人私公求爲使相公大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且吾不受私請準深恨之已而制出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入見泣涕曰非陛下知臣何以至此眞宗具道公所以薦準者準始媿歎以爲不可及故參知政事李穆子行簡有賢行

從將作監丞居于家眞宗召見慰勞之遷大子中允初遣使者召之不知其所薦眞宗命至中書問王其然後人知行簡公所薦也公自知制誥至爲相薦士尤多其後公薨史官修眞宗實錄得内出奏章乃知朝廷之士多公所薦者王沂公曾爲相士大夫有以差遣爲請者公察其可用必正色拒之旣而擢用絕口未嘗與言子弟曰獨不使之知乎公曰用賢人主之事若使之知是我狗私請而市私恩也恩欲歸己怨使誰歸韓魏公琦屢薦歐陽公仁宗不用他日復

薦之曰韓愈唐之名士天下望以爲相而竟不用使愈爲之未必有補于唐而談者至今以爲謗歐陽今之韓愈陛下不用臣恐後人如唐謗必及國陛下何惜不一試之以曉天下後世也上從之韓魏公喜用知名士苟不識其面既用之其人亦不知其所薦張忠定公詠爲守有范延貴者爲殿直押兵過金陵公問曰天使沿路徃還曾見好官員否延貴曰昨過袁州萍鄉縣邑宰張希顏者雖不識之知其好官員也公曰何以言之延貴曰自入縣境驛傳橋道皆完葺

田桑墾闢野無惰農及至邑則廛肆無賭博市易不敢喧爭夜宿郵中聞更鼓分明以是知其必善政也公大笑曰希顔固美矣天使亦好官員也即日同薦于朝希顔爲轉運使延賞亦爲閤門祗候皆號能吏初范公仲淹服中上宰相書言朝政得失王曾見而偉之時晏殊亦在京師薦一人爲館職曾謂殊曰公知范仲淹捨不薦而薦斯人乎已爲公置不行宜更薦仲淹也殊從之孫抃爲御史中丞薦唐介吳中復爲御史人問曰公未嘗與二人相識遽薦之何也孫

日昔人耻呈身御史今豈求識面臺官耶後二人皆以風力聞天下孫覿爲執政嘗嘆曰吾何功以執政惟薦二臺官爲無愧耳富公弼之論西事有曰有才德者然後知人之才德無者見必憎忌歐陽公之言三弊亦曰守廉謹者各舉精幹之人藏汙者舉貪濁之人狥私者舉請求之人乾德中嘗詔陶穀等四十五人舉郡佐矣太平興國中又嘗詔李昉等十二人舉二司判官及轉運使矣至刑昺等四人舉學官則景德之詔也張齊賢五人舉御史則祥符之詔也張

知白等十二人與監司刑天禧之詔也太宗嘗語大臣曰若不擇舉主何由得賢吏矣特詢近臣曰不若行擇舉主以類求人此擇舉之法也大抵盛時公道著明大臣知薦賢報國而已士大夫知行律身而已上以公取下以公進一毫之私心不預焉恩自己出王公曾嘗惡焉謝恩私門吾所不敢會其今之師德歟曹彬之薦其子祈奚之于午也呂蒙正之薦其侄謝安之于幼度也范仲淹嘗攻呂夷簡而夷簡復薦仲淹唐介嘗劾文彥博而彥博復薦唐介此喬元之

于陳球解狐之于荆伯柳也劉安世以不通溫公之書而被擢則括退者進張師德以兩詣王相之門而見鄙則奔競者退論薦如此尚何議然則被薦者如之何曰范仲淹之于晏殊以不稱為羞若此者可以受所薦矣未被薦者如之何曰呂舜從嘗謂勤于政事乃所以求如若此者可以得所薦矣噫薦人者不私所薦被薦者不謝所薦未被薦者不干所薦又烏有舉薦之失實哉南渡後急于得人薦舉頻行一時臣僚咸相汲引及虞允文公為相懷袖常有一小方

備具曰材館録如汪應辰趙雄胡銓張震洪遵張燾

家留正二時得人之盛有慶曆元祐風朱晦庵有言

曰古之大臣以其一身任天下之重非以其一耳目

之聰明一手足之勤力爲能周天下之事也其所賴

以共正君心同斷國論必有待于衆賢之助焉是以

君子將以其身任此責者必咨詢訪問取之于無事

之時而參伍較量用之于有事之日葢方其責之必

加于已而未及也無旦暮倉卒之須則其權之得以

久無利害紛拏之惑則其察之得以精誠心素著則

其得之多歲引月長則其蓄之富自重者無所嫌而敢進則無幽隱之不盡欲進者無所爲而不來則無巧僞之亂眞久且精故有以知其短長之實而不差多且富故有以使其更迭爲用而不竭幽隱必達則讒言日聞而吾德修取舍不眩則望實日隆而士心附此古之君子所以成尊主庇民之功于一時而其遺風餘運猶有稱思于後世者也旨哉其言之矣大抵科目之盛自李唐起而唐之取士猶未盡出于此也有上書而得官如和逢堯員半千之類是也有隱

逸而召用如楊城李渤之類是也。有出于辟舉如韓愈之出于張建封董晉是也。有出于延譽者如吳武陵之薦杜牧之是也。至于宋代法令始密。科場條貫。如縛胥吏。而鄉舉里選之意纖悉無遺矣。然其初時猶有度外之事。如張詠當為舉首而以遜其鄉人。則猶有朋友之義也。宋郊當為第一而令與兄。則猶有兄弟之恩也。延入客次先通所為文。則猶有禮意也。李畧張及三人並解。則猶未立額也。此外又有陳乞之恩。聘召之禮。元祐經行之舉。三舍行藝之規。則其

意亦知徒文之不足以盡士矣故孫復蘇洵之用雷簡夫姚嗣宗之官猶出于常法之外然意欲不安而法已一定雖或少出常度然亦千萬中一二耳須臾之才行固不足以勝二百年之科目也可勝嘆哉

國朝薦辟

科舉之法實始于隋唐後世因之而不衰至唐[illegible][illegible]

薦辟與科舉之法並行故唐之人才為盛然唐以[illegible][illegible]薦

辟之來必盡出于科目也宋起孫明復于泰山而薦

之胡瑗拔蘇洵于眉山而進之容臺擢程頤于西洛

而賓之講筵所以尊尚有德自足以聳動天下而人

才之盛職此之由若罷薦舉獨行科舉之法命有司

以防奸欺設軍卒以檢懷挾功名之士不拘小節固

不以為嫌彼恬退高蹈之士必不屑就大抵科目固

足以得士亦豈能盡得天下之賢中人以下之資可以利誘苟學除天人道全體用苟安肯決榮辱于三場競是非于寸晷哉當于科目之外別立薦舉之法若學行兼備肥遯林泉不求聞達不屑科目者聽所在保舉待以不次夫如是不徒有以奬拔恬退而野無遺賢之美溢于唐虞矣

國初令有司保舉人材即古鄉舉里選之遺意初

洪武庚子樂平儒士許瓊謁

上於金華日閣下欲掃除僭亂平定天下非收攬英雄難與成功

上喜授博士留帷幄參預謀

議求幾以太平爲股肱郡、命瑗爲知府六月、徽
劉基宋濂章溢葉琛至建康入見、上喜曰我爲天
下屈四先生、賜坐從容與論經史咨以時事甚加
尊禮、命有司創禮賢館處之、上問左司郎中陶
安以四人才如何對曰臣謀畧不及劉基學問不及
宋濂治民之才不及章溢葉琛、上然之未幾以濂
爲江西儒學提舉、遣世子受經以溢琛並爲營田
司僉事基留帷幄預機密謀議、十一月、詔儒士唐
仲實姚璉等咨時務訪治道問民疾苦聞前學正宋

升名　召問之對曰高棨揩廣積根敍稱王　上悅

命預密議甲辰三月　上　勅中書省曰自言聖帝

明王建邦設都必得賢士大夫相與周旋以成至治

今土宇日廣文武並用卓犖奇偉之才世豈無之或

隱于山林或藏于士伍非在上者開導引援之則在

下者無以自見自今有能上書陳言敷宣治道武畧

出衆者參軍及都督府具以名　聞若其人雖不能

文章而識見可取許詣闕面陳吾將試之其郡縣年

五十以上者雖練達政事而精力既衰宜令有司選

民間俊秀年二十五以上資性明敏有學識才幹者辟赴中書與年老者參用之十年之後老者休致而少者已熟于事如此則人才不乏而官使得人　洪武元年　上取婺州路徵王禕爲省掾商畧機務七月遣使聘鎮江秦從龍既至　上親迎之訪以時事事無大小皆與謀從龍盡言無隱每以筆書漆簡問答甚密左右皆不知常稱爲老先生而不名九月　詔起懷才抱德于巖穴之士　遣夏原吉詹同魏觀吳輔趙壽等分行天下訪求賢才六年　命禮部訪求

賢士于天下有司以禮起送至京是年罷科舉專用辟薦其目有經明行修有懷才抱德有賢良方正有人材有孝廉郡舉于朝而各省貢士皆業太學以次除用蓋罷進士科者十有餘年將既不喜文士又以初立辟薦法行之甚嚴劾舉者至京 上親試閱不稱 旨輒坐舉主往往有譴戍者七年八月 上御閱武樓宋濂侍問曰天下雖定朕猶垂意宿學之士卿知其人乎濂對曰會稽有郭傳者雖寄跡釋氏誠一代奇才也 上頷之未幾復 召濂曰郭傳之文

卿可待至乎濂以其文進　上覽之曰誠如卿言卽召見俾日侍左右以備顧問傳精白一心凡可以獻替者咸無隱情　擢爲翰林應奉歴起居注遷考功丞九年五月　上御奉天門謂宋濂等曰自古有國家者必資賢才以共理秦時張良陳平韓信皆隱居釣漢興乃用以成帝業今山林巖穴豈無超拔之才何以能羅而致之濂對曰取士莫善于選舉用人莫善于器使命官莫善于久任　陛下循此則人才皆效用矣十二年　詔徵天下博學老成之士先是

上謂禮部曰爲國得賢不如薦賢朕自臨御以來十有二年思得賢士以熙庶績然博學老成之士匿德藏光甘于窮餓不肯輕出宜下有司悉心推訪禮送于朝朕將顯用之至是皆至　京師十三年　詔舉聰明正直孝弟力田賢良方正文學術數之士于是赴京者八百六十餘人　命各授以官四月　命群臣各舉所知　諭之曰天下賢才未嘗乏也謂臯夔稷契不復生方叔召虎不再出是薄天下之士也但世有升降故士有等差爲人上者能量才授職則無

施不可爾等定體此意各舉所知以 聞十五年令天下朝覲官各舉所知一人凡有一善可稱一才可錄者皆具實以 聞八月有廣東儒士上治平策者 上覽之顧謂侍臣曰此人不識道理豈有涉數千言論治而不及用賢天下之大欲朕一人自理之乎雖有至聖之君猶以用人為重苟嘗謂人無足用也蓋獨智自用則所見者狹資賢而任則所及者廣學士宋訥對曰誠如 聖諭但賢才之在上豈能同知必賴羣臣薦舉然得賢舉否係夫舉之者何如耳

上曰小人所舉未必爲君子君子所舉未必爲小人
故觀其舉者即可知其人之賢否矣是年吏部以經
明行修之士鄭韜等三千七百餘人入見 上諭之
曰朕自即位以來側席賢士與圖至治然自古知人
堯舜所難豈所知者皆賢所未知者無賢哉故 勅
天下徵聘遺逸卿等固皆賢人君子于山林之下又豈
無如卿者其悉舉以爲朕用于是濟寧単縣儒士張
寧以董倫等薦復 遣使徵之仍 賜韜等鈔人各
一定十七年徵金陵處士陳遇以御史泰元之薦

上語大悅遂侍帷幄多所獻納　車駕幸其第
者再　命之官輒辭既而　命爲翰林學士者再又
固辭尋　命爲禮部侍郎進尚書皆固辭過浮澹恬
退始終一致　宸翰時加存問眷待之厚隆于勳戚
云尋　令各布政司直隸府州縣舉秀才人材必由
鄉舉里選知州知縣等官會同境内耆宿長者訪求
德行聲名著于州里之人先從鄰里保舉有司再驗
言貌書判方許進呈若不行公同精選者坐以重罪
十八年十二月　詔舉孝廉之士十九年七月　詔

舉經明行修練達時務之士年七十以上者郡縣禮送　京師　上諭禮部郎中鄭居貞曰古之老者雖不任以政至于咨詢謀謨則老者閱歷多而見聞廣達于事情周于物理有可資者居貞對曰人至六十精力衰耗則不能勝事請六十以上者不遣　上曰正爲此耳有司不體朕意士有耆年便置不問豈知老成古人所重文王用呂尚而興穆公不聽蹇叔而敗伏生雖老猶足傳經豈可槩以耄而棄之也若年六十以上七十以下者當置翰林以備顧問四十以

上六十以下者則于六部及布政司按察司用之時有徵士梁寅者字孟敬臨江新喻人世業農家貧力學通六經之旨累舉于鄉不第遂棄舉業一時名士多與之交元爲集慶路儒學訓導以親老辭歸時天下兵起遂隱居教授及我　明興徵天下名儒修述禮樂寅就徵已六十餘矣時以禮樂制度分爲三局寅在禮局中討論精審諸儒推服書成將授以官寅以老病辭歸結屋石門山四方士多從之學者稱爲梁五經云二十五年九月　徵方孝孺至初孝孺以

學士吳沉爲　詔徵至京試靈芝甘露論　上每面
試舉子輒視定高下詰選至孝孺獨不詰曰異人也
吾不能用留爲子孫光輔太平足矣　遣還至是復
徵至　上方重賞罰以其志存教化顧謂左右曰今
非用孝孺時乃除漢中府教授二十六年八月　詔
徵浦江鄭王二姓子弟三十以上選用三十五年
詔山林隱逸懷才抱德之士有司詢訪以禮敦請赴
京量才擢用其或有志尚閒逸不願出者具名來奏
蓋　太祖立國時省臺要地俱以勳舊充之其所

聯用如劉誠意宋文憲雖爵秩優崇而頗循資序自胡陳之後群臣鮮當意者法綱嚴密譴斥相繼而學士大夫亦多所引避于是不愛高爵越資以收天下之賢俊而有朝徒步暮金紫者一時翰苑玉帛交馳于四方慈惠之師明察之長各體 上意舉所知以備採擇如宋濂劉基章溢葉琛則胡大海所薦用也王禕許元王天錫則李文忠所薦用也楊彥良以徐本薦擢正字劉三吾以茹常薦除左贊善開濟以安然薦拜尚書方孝孺以吳沉揭樞薦擢漢中府教

授天下士應　徵至者如響秦從龍自鎮江往孔克表自温州往東廸自寧國往梁寅自臨江往陶凱宋訥劉崧之儔鱗次畢集鮑恂全思誠余詮張年各入見　命坐加以咨諏至若陳遇之薦以秦從龍郭傅之薦以宋景濂稱拔茅彙征焉以其元故臣寧死不肯往者顔子中也以老成明經抱病不赴試者黎貞也雖其去就不同豎立各異然一時譽髦起與謀而耀光明如機沉學博則基濂擅其宗文章忠節則穉孝孺爲之伯其餘諸君子各以所長自表見維風翊

運寔惟嘉賴斌斌盛矣時又有孝廉人材及郡縣貢
士若富戶耆民皆得　召見稱　旨卽擢不次蓀立
賢無方如此　建文初楊士奇被薦起爲翰林官預
修　高廟實錄已又　詔舉儒通文學之士拜唐愚
士爲侍讀與修書愚士方孝孺薦也他若又薦錢芹
拜行軍司馬蓋靖難時愚士先已物故芹得受命軍旅
亦庶幾無負哉　永樂元年　敕內外諸司各舉所
知或堪重任而沉滯下僚或有劇繁而優游散地或
抱道懷材隱居里野無問遠近並以名　聞又　詔

山林隱逸懷才抱德之士有司詢訪以禮敦赴量才擢用二年三月吏部尚書蹇義等奏有千戶奏薦士者初　命武臣不預今千戶違制宜罪之　上曰下令求賢武臣不與命者葢慮其不學昧于知人今能薦士是亦忠君愛國之心肎用罪之昔馬周因常何而進今所薦者亦徵來試之果有才一體授官不則罷之十八年擢舉人才馬麟等十三人爲布政等官二十一年初　令五品以上京官得薦士禮部郎中況鍾薦布中允張宗璉　上召問楊士奇曰人皆薦

下僚鍾乃薦朕宮臣耶對曰臣與王直擬薦宗璉
意爲鍾所先 上喜曰鍾能知宗璉即擢宗璉
大理寺丞時軒伯昂武周文皆以儒士徵伯昂參議
山東周文侍讀翰林以老 勅休致陛辭 賜坐與
語良久已舉南交士甘潤祖輩十一人同知諒江等
府 勅書 賜勉物色委裘暨方外矣 洪熙中建
弘文閣事又舉吳訥于儒醫除御史累官副都
宣廟以英明踐祚下求賢 詔出 御製猗蘭操招
隱詩示大臣以風意惓惓時所徵士有范希正盧忠

希正文正公十二世孫也端敏誠篤才堪撫民巡撫譚復薦之 命召用因曰范仲淹常言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士君子皆當存此心忠學堪師儒應薦至吏言其軍籍嘗補伍 上曰與其戎伍得人何如學校得師擢爲太平府學訓導三年朔州知府張復奏舉軍中子弟楊鑑等有志操堪任使吏部言非例 上曰古人出貧賤中任大事成大功者多矣安知軍伍中無才能 召至京考之五年 上與學士楊溥等論及治民之事曰民之休戚係乎庶

官之賢否何術可盡得其人溥對曰嚴薦擧考課

不患不得曰近代有非舉主之法大抵今古者少明此者或不明于彼善始者或不善于終而一言薦之豈能保其終身故亦難乎舉之者矣大抵欲得賢才當厚教養之法教養有道人才自出若但責效于薦舉考課之間蓋求什一于千百也漢董仲舒言素不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此誠知本之論

七年　詔各處有文學才行出衆之士自二十五歲以上令所在有司俾舉赴京選用

八年　詔各布

政司按察司府州縣官連名舉保賢良方正一人起送吏部量才擢用　英宗正統十四年　詔各處舉到儒士照　永樂年間事　例送翰林院嚴加考試選用不中者發原籍爲民　景泰三年　詔各處見任官員果有才行政事優長拘于資格屈在下僚及有文學才行堪授職任之士隱于民間及官員罷職委無贓犯重情而才學可用者並聽在內四品以上官員在外巡撫巡按方面并各府州縣正官指陳實跡薦舉赴京考用所舉之人後犯贓罪連坐舉主

天順復辟、勵精圖治、復兼行辟舉之典、詔處士之
學貫天人、才堪經濟、隱居高蹈、不求聞達者、所司具
實奏、　聞時曹、石等、頗用事、欲邀名舉、文飾其過、其
門客謝昭者、倣宋徽教蔡京召楊龜山故事、勸以薦
士、亨從之、因見李賢、說山林隱士、有撫州吳與弼者、
乃司業吳溥之子、以學行名天下、亨慨然代為草奏
上之、　上召賢問曰、吳與弼如何、賢承亨意、對曰、與
弼儒者之高蹈、自古聖帝明王、莫不好賢下士、徵聘
隱逸、　陛下行此一事、實本　朝盛舉、　上遂命行

人聘之、越五月至京、上謂李賢曰、與弼當授以何職、賢對曰、令東宮講學、定授官僚、次日、召吏部命爲左諭德、朝士皆驚、以布衣召至、一旦授此、與弼疏辭、上召入文華殿、問曰、特聘爾來、何不就職、與弼對以老疾、上曰、宮僚亦優閒、不必辭、命太監牛玉送至館、務令就職、與弼具疏固辭、上復召入文華殿、賜勅褒嘉、賚以銀幣、允其所辭、與弼號陳十事、乃命行人送歸、與弼謝恩而去、時漳州布衣陳眞晟、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不報、眞晟初治舉子

業赴省試關有司防察過嚴無待士禮乃辭歸自是不復科舉務爲主敬誠意之學至是詣

闕上書不報五年令天下有才兼文武武學行異等謀勇出衆者許所在官司具實奏

聞

憲宗成化十九年授吏部聽選舉人陳獻章爲翰林檢討獻章廣東新會人巡撫御史朱永等薦其學行可追匹古人乞以禮徵聘吏部謂獻章乃聽選舉人非隱士比遂移文取至京欲考試職事獻章疏辭

授翰林檢討聽歸一時推尊之目爲道學二十年徵處士胡居仁未

就居仁江西餘干人自幼穎異有大志嚴毅清苦涵
養體驗慨然以斯道自任所著有居業錄敬齋等集
孝宗弘治十年　令行各府州縣正堂保舉山林隱
逸之士懷才抱德經　明行修衆所推服者許巡按及
布按二司官覈實奏送吏部量才擢用如所舉不當
保勘官員一體參究時儒士潘辰以廷臣薦　授翰
林待詔歷官太常寺卿益將諦觀　神宗朝有詔舉
有保舉薦敗公之諸司選任專之天曹而以所舉之
精濫純駁覈舉主之公私廉貪故舉者咸必于法而

受舉者適當其才。無論章縫上士。雲蒸龍變。求思效而展其奇。即末流異品。亦爭自樹。混爲名臣。如蘗春王與宗隸卒也。而名者若收吳印郭傅綸流也。而並列華津徐與亂廚役也。而直拜光祿卿。況鍾黃子威以吏胥守蘇松。蔣棋徐晞皆歷官尚書。自資格拘而士始束于途。安望得人如國初盛哉。且玄纁角典也。天順一舉。遂爲朝陽孤鳳。主靜如陳獻章。猶欲縻以試。倒忠信力行如胡居仁。不聞起以安車。遂令二子老于江門餘干。而不得其用。弘治中王恕柄

銓衡多所薦拔儲瓘疏薦謫籍遺才盡被簡用汲引豈不以人哉　嘉靖初詹事霍韜疏畧曰　太祖崇獎恬退振作士風　英宗隆禮徵士一時人才奮發興起以廉耻自勵以禮義氣節自重士習之美超前振後邇年公孤大臣俱出甲科有司小吏皆由貢舉故士途多奔競之風俗尚務廉耻之節皆習浮辭不崇實行之弊也伏望聖諭　列宗舊典科貢雖不偏廢徵聘亦特舉行則挽頹風作名教端其一助今諸臣若曰鴻儒碩學甲科羅廷矣雖下求賢之詔恐

草莽無賢可舉此李林甫之說也天下英雄其銓伏豈有量哉伏惟特 詔天下守臣博訪隱逸遺才具以名 聞然後遣官徵聘量才授任如不願仕亦如宋儒程頤所議建尊賢堂以處之使人有矜式則不惟人才振作士習返古而我 祖宗之法又于今有光也至入年從給事中劉世揚之奏 命兩京科道及在外撫按官用心詢訪才行老成繫時望者從公各舉所知吏部遇員缺酌量舉用肆 諭吏部條奏其宜以 聞部覆請 命兩京文職四品以上翰林

五品在外三品以上各舉堪任知府者一人兩京文
職并在外五品以上翰林科道各舉堪任知州縣者
一人所舉不拘進士舉監吏員出身日後舉能其官
或舉非其人及不舉者一體旌賞連坐至南郊　詔
下言　祖宗朝雖定科貢之法而薦舉尤重以並列
于三途自科舉法行進士偏重而歲貢遂輕乃薦舉
廢矣夫三途並用則懷才抱德之士得顯于世不專
于文辭令舉人無九卿之望歲貢限方面之陞田野
絕保舉之路以致人尚浮辭不修實行至真才不可

見也其　令吏禮二部備按舊典與刑奏舉行有眞才實德不次擢用庶吏士嚮風改行内外得人爲惠民致治之本其勸于登顯蓋如此然終四十五年之間被薦惟文徵明生員葉幼學儒士王良又不以公卿處登當年甲第之士接選青雲乘鴈集不爲多雙鳧飛不爲少耶大抵奔競日盛廉耻道喪當其時雖主事評事御史者必百端鑽刺而後得而翰林之選往往行金錢蓋庶官既多奸進而大臣亦必求識面呈身者而後登薦續于是薦舉路塞吏部之權益重

雖欲偶一破格亦豈能勝其積重而卓異清修之士有甘心岩穴抱膝長吟已耳豈有肯俛仰愲儞輕爲萬乘之器者哉

隆慶元年命各處撫按搜訪境內人才及兩京九卿并各科道廣詢博訪有才畧通人忠誠任事或堪各邊督撫或堪各邊兵備有司武堪任清理屯鹽無分見任去任各力薦爲三年祭酒姜寶題舉人中有孝友睦婣名實相孚者請授之官將趙蒙吉張弘道袁禎呂潛並薦授國子監學正四年御史周𥙿上言論才者先人品而後事功取本者

而細瑕而觀大致故漢高帝含匿金之過資其奇謀文帝赦魏尚守雲中匈奴不敢南向細瑕在所畧也鷹揚鬥足之業蓄于渭水隂中而殺妻食子者功可加而心不可測何者人品在當辨也故金車玉斡不以載敗則腐聚猶積薪象尊龍賁不以獻廟則污廢猶瓦器方今人才寡有餘慨然汲黯在朝淮南寢謀中國相司馬遜人相戒何者其骨鯁忠義之器足以陰折奸萌而耆宿老成之望可以威動四海今直惠之士犯顏批鱗委項草莽嘖舊之碩非有大故亦漸

相繼報罷有識者寧不寒心既舉已試之材棄如振
落乃汲汲然旁搜遠採有如建大厦濟巨川舍杞梓
而別求川澤之材廢舟檝而他覓舟檝之利未見其
可也幸念汲縣司馬之臣為 國家輕重特賜 召
還下吏部知之 萬曆初勤政求賢允祭酒趙用賢
之請 召舉人鄧元錫劉元卿王之仕授以官元錫
病不至授待詔于家元卿授禮部主事南昌守臣范
涞薦布衣章潢而黃梅瞿九思以學行薦于直指徐
兆魁歷陽李呈芬以儒將薦于周御史盤田司馬樂

又遐撫郭子章特薦西蜀舉人來知德　王嘉奬特
授翰林待詔辭不就蓋痛疾求賢誠不世異數云嘗
上下二百七十餘年間士得與薦舉之途者俱不乏
人然　國初卒以用用之卒以效後或薦而不辟辟
而不用用而不能建功立業此何以故蓋自科舉之
法沿習日久衡士者以文章爲甲乙柄鋒者以書判
爲得人而泉岩隱遯之士或方而少圓或魯而少文
或率其恬澹修姱之性而不騖于搢悅鴟嚇之具是
以往往不合于當時當世亦譁然排之間有以科場

嚴東無待士禮終其身不肯就如漳州陳真晟者又有以文章對偶爲可厭遂謝舉子業如南[illegible]李子春者適竟以陸沉宋人胡寅曰取士莫善于鄉舉里選莫不善于詞章是誠探本之論然說者又謂人心不古審欲舉行而畧文則恐致天下相率以矯行立名干譽如鄒軾所爲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二墓上以廉取人則敝車羸馬惡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者無所不至況司薦舉者又或不能無徇私之弊其近世所以畧德行而專取其文舍薦辟而從事科

舉也噫是固然矣不曰名者實之賓乎好名而矯焉為善猶愈于不好名而安肆為惡也使天下之人皆慕孝之名而相率矯行以為孝皆慕廉之美而相率矯行以邀廉斯固厥幾于比屋可封之俗而可少耶昔人有言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名固有國者之所以厲世磨鈍立其的而示之趨也而何嫌于矯行何嫌于好名又何疑于干譽哉其間萬一有偽行欺人冢修廷壞輿夫狥私而繆舉者則自當彰國法以懲之嚴舉主連坐之條孰敢不畏誰可以不肖

羅人而廢先王巳試之成憲哉大抵薦辟取士與科舉取士究極而論之雖皆不能無弊然薦辟之取士也擇而後用科舉之取士也用而後擇擇而後用縱或失之亦不過十之一二而得人巳八九按成法而行之是在今日

古今治平畧卷之十九終